



五
文

一

和
2025
1



和州
2025
1-4

橫山
留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目錄

第一卷

上書一首

上仁宗皇帝言

再書

第二卷

劄子疏狀共七首

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上五事劄子

論館職劄子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宋
文
公
抄
目
錄

進戒疏

上時政疏

辭集賢校理狀

第三卷

表啟共三十六首

除叅知政事謝表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除平章事昭文館太學士謝表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

未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勅命不須辭免表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

賀正表

賜生日禮物謝表

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

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謝表

中使撫問謝表

中使宣醫謝表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一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

乞罷政事表一

乞罷政事表二

乞出表一

乞出表二

乞退表一

乞退表二

乞退表三

乞宮觀表一

乞宮觀表二

乞宮觀表三

手詔令視事謝表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依所乞私田克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百寮賀復熙浪路表

除雩正言待制謝表

進字說表

除知制誥謝表

除翰林學士謝表

賀韓魏公啟

上杭州范資政啟

第四卷

書十五首

上相府書

上執政書

上曾參政書

上杜學士書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上郎侍郎書

上田正言書

上田正言第三書

上孫司諫書

上凌屯田書

上人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

與馬運判書

與王子醇書

上邵學士書

第五卷

書二十首

與王深父書

與王逢原書

與趙高書

與祖擇之書

請杜醇先生入學書

再請杜醇先生入學書

答曾公立書

答司馬諫議書

答孫元規書

答曾子固書

答李資深書

答王深甫書

答李秀才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徐絳書

答段縫書

答楊忱書

答張幾書

答錢公輔學士書

答陳杞書

第六卷

序十二首

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熙寧字說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石仲卿字序

送李著作官高郵序

送陳興之序

送陳升之序

送胡叔才序

送孫正之序

第七卷

記九首

虔州學記

繁昌縣學記

慈谿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桂州新城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第八卷

記十三首

揚州新園亭記

芝閣記

君子齋記

石門亭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撫州招僊觀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第九卷

論十首

周公論

伯夷論

三聖人論

季子論

子貢論

莊周論上

莊周論下

九卦論

禮論

禮樂論

第十卷

論原說解雜著共十五首

諫官論

材論

原過

原教

性說

進說

復讐解

同學別子固

書李文公集後

讀江南錄

讀孔子世家

讀孟嘗君傳

讀刺客傳

讀柳宗元傳

書洪範傳後

第十一卷

碑狀共八首

翰林學士知許州軍州車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公墓碑

伍子胥廟碑

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第十二卷

墓誌銘九首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比部陳君墓誌銘

朝奉郎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內翰沈公墓誌銘

第十三卷

墓誌銘十一首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博容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第十四卷

墓誌銘十五首

荆湖北路轉路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王逢原墓誌銘

金谿吳君墓誌銘

馬漢臣墓誌銘

吳處士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第十五卷

墓誌銘十四首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補之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第十六卷

墓表祭文共十六首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祭范潁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省副文 壽朋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歐陽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東向原道文

祭王回深甫文

二百九首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目錄終

王文

目錄

三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一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上書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荆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置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書中然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而其偏物自用大較與商鞅所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沉者之得學者須具千古隻眼看之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聯如提百萬之兵而鈎考



部曲無一不貫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唐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

誤

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

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又持為僭未一法以劫主上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又選上一格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起下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

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

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
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
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
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
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
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
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
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入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鬼
置之人猶莫不好德鬼置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
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
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
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荆公伏白家○卷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
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
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
新田于此藟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
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
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
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

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畊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

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弃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

王文

卷之一

五

刑公 霸器

刑公劫主
上以倡左
右大臣着
效須於此
誠得刑公
作用又說
得刑公德
均病根處
方是法服

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

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其於其職則上但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

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膠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

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

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于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

王充 卷之一 七
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
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
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
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于畝私
處商賈于肆而處士于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
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
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
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
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
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

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
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
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
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
也又有甚害者先生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
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
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
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
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好其
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

之任則推而屬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
足自託于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
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
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
能則不强也至于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
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
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
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
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
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
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于此而能者
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
行義嘗見推于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
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
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
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
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
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
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大不嚴其教高
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

以下恭之不得其道

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克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益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之未流生害有至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生重禁禍之所自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耻蓋敗者少矣今朝廷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貴產吏而輕奢靡之法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之識者以為方今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其亦蔽於理矣今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甚少而賦祿又如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說矣吏祿豈足計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世治財之大畧矣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天下之財以供天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天下之公患也患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革之具而元元安族人親姻而人以為耻

以因其欲之未流生害有至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生重禁禍之所自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耻蓋敗者少矣今朝廷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貴產吏而輕奢靡之法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之識者以為方今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其亦蔽於理矣今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甚少而賦祿又如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說矣吏祿豈足計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世治財之大畧矣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天下之財以供天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天下之公患也患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革之具而元元安族人親姻而人以為耻

矣故富者然而公私常以困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
有司不能度世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而通其變

臣雖愚 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刑公一 眼已射左右今法嚴令具所以門

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教之以道藝而有已甚者矣未

聞朝廷有所放縱以以制度而有不循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

者以為酒而利道之以為中于死者眾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

下而推之後世以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中人之所

不能也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以負貪汗之毀官此

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嘗毀廉耻以負累官冗而縣官

財用已不足以供之於奮自強之心息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

世置員益興乎又况委法受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

謂不能饒之以財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制度以為

之節而益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之可以具則無所下

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此為榮苟其財不在治財無其

道耳今天下不見兵之際往往得罪于土業業人致已力以生

天下之財貪而不知止貧者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

以重困而廉恥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也方今陛

下躬行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所親見然而其閭羅

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傷天下之教者有不帥教之刑

以待之乎亦嘗約之示天下昔周之人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

刑公理財之言已露於此

通貴之役

刑公作用又佳

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
 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
 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
 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
 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于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
 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
 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畧通于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
 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三科所得之

荆公見識
 何等超邁

此等識見
 分明是相

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
 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
 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
 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于其間也今悉廢先王
 所以取士之道而毀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
 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
 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
 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于無補之學而以此絀
 死于富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
 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于朝廷則百司庶物

局所以能
動主上

此便是劫
神宗之獨
任而不容
群臣撓亂
根基

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于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于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專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

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

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
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况又
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
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
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
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
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
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
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
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

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
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

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

切中今日事情

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于任使之不當其
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
能徂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
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
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
其任而至于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于其官而後可以
責其有為而方今亦切今日事情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

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所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

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于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昏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

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益甚於奕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于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益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于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

富上書時
荆公已有
變法之意
故歷按孟
子所云與
主父偃所
行來打動

王效 卷之一
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
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
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
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
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因可使小強者因可使弱而不至乎傾
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
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
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
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
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矣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

此一段又
是打動主
上着數

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
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
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
能而患已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
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
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
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
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
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
敢去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

此又是刑
公欲以刑
法却則必
行之意
與商鞅徒
未立信之
意同

而當其承弊懷之後僥倖之時其刑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刑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刑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僮僮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

此等俱是
刑公劫主
上以立威
陷手段

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刑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過

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

言德教之不如云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衷昭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劄子疏狀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此篇極精神骨髓荆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脅全在說仁
廟處可謂搏虎屠龍手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
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
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
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

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于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

宋仁宗中
一一合諷
於以為動
神宗而文
有官蔡

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老讒因任眾人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劾也大

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劾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

忱而必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也。升退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約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

此將自己
作用與所
以感風天
于處

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入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教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

教訓選舉之實而未嘗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
振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
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
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
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
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
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
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自本朝以下節節議得的確而荆公所欲為朝廷節節
立法措注處亦自可見神廟所以以伊傅周召任之信
之而惜也荆公之志雖劉晝而學問淵源則得之講習
考覈者多而非出於疏通博大之養也况其強復自用
得之天授而偏見所向遂至於并其同心同志稍稍隔
絕及其位高而勢危寵專而氣銳所以材佞之士得投
間以入而平生所自喜者反為左右所闕而國家亦多
故矣惜哉

上五事劄子

荆公建變法之議存之

陛下卽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効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

則為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畝。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鳧居雁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奸，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貫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効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強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通流而國用饒矣。

論館職劄子

若今之經筵官當亦準此博訪考言以爲儲養公卿之選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十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况於一二十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

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節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
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
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
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
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
者卽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
數四則材否畧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
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
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
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十大臣
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
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
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
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闢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
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
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
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
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
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

孔王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王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王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群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于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于天下至于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

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于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畧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于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

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圖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卽以臣言爲可乞明諭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卽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區畫處甚悉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便糴陝西榷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

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于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絀絹等又許令于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問得薛向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戶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卽可以漸興置監得西戎之馬牧之于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于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烏鹵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孳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卽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

所不宜之處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于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卽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愛賞敗事則無憚罰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舉取進止

進戒疏

於亮陰初以聲色二字爲遠佞人之本便是荆公得力的學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旣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已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

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
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
見理不明則邪說誠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于危亂也豈
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
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
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
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
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
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
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
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上時政疏

荆公劫主上之知處往往入人主肘腋細看自覺與他
人不同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
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
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而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
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畧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
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為久遠之
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
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已

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為人子
孫使其宗廟毀辱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
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為其禍災
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
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
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
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
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
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為戒
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

辨天子仁廟物以有劫于上之知之意在而仁廟特持重故不能入及神宗則如魚水矣

可謂能合法度官亂于上民貧于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
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為陛
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可以僥倖
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
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
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
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
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為憂而不以
一日之瞑眩為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

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
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辭集賢校理狀

荆公於清要之選每每固辭至於八九予僅錄此首與
辭同修起居注之二以見公之難進之慨云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賫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
理聞命震怖不知所以伏念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
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
獲畢所圖而門祿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婚嫁葬
送之窘比於向時爲甚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卽乞除一在外差
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
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

不可處此臣所以不敢避于譽朝廷之舉而苟欲就其營養之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避犯命之罰受臣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為以私養要君而誤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推恩不候一年即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隳廢久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行非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為廢法之首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追還所授特與除在外合入差遣則使公義不虧于上私行不失于下臣不任激切祈恩待報之至所有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二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表啟

荆公結知神宗於表箋所上多饒畫感動處予故於集內多錄凡三十五首

除叅知政事謝表

承彌之任賢智所難顧惟快然何以堪此仰膺成命弗獲固辭
中謝 竊以古先哲王考慎厥輔皆有一德用成眾功伏惟皇帝陛下含獨見之明踐久安之運甫終諒闇將大施為宜得偉人與圖庶政如臣者徒以承學粗知義方本無他長可備宮使退

安私室自絕榮塗既負采薪之憂因逃竊位之責大明繼燭正
 路宏開付以蕃宣還之侍從清閒之宴或賜開延淺陋所聞每
 蒙知獎以為奉令承教庶幾無尤至於當軸處中良非所稱寵
 光曲被震媿交懷此益伏遇皇帝陛下德懋旁求志存遠舉隆
 寬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公聽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矧庸謀
 之天縱方

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

于前修直道事君期不負于素守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臣某言伏奉恩命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
 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尊具表陳免蒙批答不
 允仍斷來章者揚于大庭寵以高位歸之翊戴之重誘之宰制
 之平聖心方慎於旁求小已知難于上稱中謝臣聞人君代天
 而理物人臣資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非若父子之
 至恩無間須倡而後和則誠意每患乃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
 力或慙於自獻唯成湯之聽伊尹與傅說之遇高宗皆以疏遠
 而相求何其親厚之獨至益所趨非由於二道故所為若出於

一身夫豈于越夷貉之異心是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既以此獲展事君之義兩君亦以此得成理物之功苟非其人孰與於此臣受材單寡逢運休明初涉獵於藝文稍扳緣于祿仕曩塵近侍積塊空餐悲遠隔於庭闈分長依于丘隴俄值纂承之慶繼叨收召之榮責以論經尚少知於訓誥使之與政曾莫助于猷為矧以拙直而見知遂為奸回之所忌伏遇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量照之以日月之明數加獎勵之恩每辨讒誣之巧重遭卜相申勅備官終遜避之無由更兢慚于非據伏惟皇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惡使萬邦有共惟帝臣之志萬姓有一哉王心之言則進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實臨之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文有典刑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軍府事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人妨賢路上負聖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犬馬將盡之力寵以丘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願中謝臣操行不足以悅眾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庸庸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燭火之弗熄加以精力耗于事為之眾罪戾積于歲月之多雖恃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陛下志存善貸為在曲成

記其事國之微誠閱其籲天之至懇掩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任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方來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荆公奮勵可掬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等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承流宣化方虞夫職之誅經體贊元更悞選賢之舉中謝臣竊惟人物之會通常寡實以君臣之遇合至難自匪同聲氣之求孰能借功名之享伏惟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乘百年久安之機飭千歲積壤之蠱士誠服矣而持祿養交之習未殄民允懷矣而樂事勸功之志未純逝或長阨而仁義之澤未流遠

或虛僞而道德之威未立宜選於衆舉格于皇天之材使暨乃僚續迺我高后之事冀勝所任以濟斯時而臣蚤見知於隱約之中久獨立于傾搖之上動庸弗効恩禮更加託備外藩俯鄰替歲遂叨詔獎還冠宰司自視羈單所懷蹇淺方古耕築則有其陋爲世聘求則無其賢然以投老之軀而遭難值之運苟貪歲月趣就涓埃且上之施旣光則下之報宜厚與之戮力仰承睿知之臨罔不同心俯賴忠良之協誓殫疏拙圖稱休明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

得君之寵多危懼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批答不允者寵私未憖更加褒勉之恩分義所存敢冒叨貪之耻中謝伏念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帷幄七年再陪國論久居九滿所以深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於惡盈之時欲富而弗止以宣力之地養疴而自營聖慈雖或優容官謫何由解免伏望皇帝陛下俯垂念聽特賜矜從使盛世無虛授之嫌孤臣有少安之幸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聖旨令臣便視
 府事者使指遒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尚誤眷存中謝伏念臣
 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
 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為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
 燕安豈免慚悸伏蒙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輅將命
 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踣履無用誠弗忍于棄捐朽株匪材
 尚奚勝于器使永惟獎勵徒督糜捐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勅命不須辭免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以臣衰疾就
 令照管仍傳聖旨令臣便授勅命更不須辭免者江海衰殘雲
 天悠遠恩言狎至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積荷知怜初無報稱
 豈圖賤質上簡聖心數遣中人間因外使喻以眷懷之至意憫
 其憂苦之餘生惠焉既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乃至召見
 同產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
 隱微追千載之遭逢殆無前比顧百身之糜殞安可仰酬唯當
 祇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衷之小諒重念無傷于國體乃為不
 負於天慈欲以里居之安而尸官廩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

王
卷之三
功之實况復于隆名而長昧利之風至於詞窮雖兢慚於屢黷
可以理奪終冀幸于矜從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

臣某言伏觀今月初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明條達神
睠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中賀臣聞語孝之至莫
大于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皇
帝陛下鴻化已昭康生屢應奔走邊豆有童正之治官潔豐粢
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穀旦恩浹縣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譬
稱豈兒寬之淺訥能盡揄揚臣夙荷慈矜方嬰衰瘵望九賓之
紳笏獨遠句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

賜生日禮物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傳
宣撫問及就府賜臣生日禮物金花銀器一百兩衣著一百匹
衣一對金鍍銀鞍轡一副并纓複馬二匹湯藥一銀盒御封全
者微勞不效僅逃三典之科厚禮有加尚躡九儀之等中謝臣
外叨寄屬仰誤眷怜已噫考翼之基重負母慈之教追劬勞于
晚節方不自勝惟蕃庶之舊恩終無以稱伏蒙皇帝陛下夏馳
膚使曲喻至懷駟駿靈珍珠竒組麗豈下流之敢及皆前此之
所無金厄淑旂多錫誠榮于既往鈔刀駑馬強扶難冀於將來
雖天地弗責其謝生顧臣子敢忘於致死

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

臣某言庸使寵辭載華原臨寶奩珍劑如賁丘園臣

中謝伏念

臣少出衡茅晚陪帷幄德輔寄重才淺知深但念里居長負丘山之責敢期宸眷尚留簪履之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憐無疆海函不棄戴難忘之盛德豈特銘肌撫易盡之餘生唯當結草

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謝表

中多感動之意

臣某言輟宮闈親近之臣臨湖海寬閑之野授之藥物撫以訓
 辭居厚祿而無勞謂當誅絕捐大恩而不報彌所兢慙臣中謝
 伏念臣本出羈單自甘淪棄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于保
 身忠每懷於許國讒誣甚巧切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
 憐之至况遠迹久孤之地實邇言易聞之時而離明昭晰于隱
 微解澤頻繁于踈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仁含垢以大智
 容愚弗使南箕得侈簸揚之狀更令北戶坐蒙臨照之光藹然
 垂盡之病軀沓若橫流之感涕惟困窮無理猶致命于一餐顧

三
卷之三
冒昧不貲敢忘懷於九死。

中使撫問謝表

臣某言孤臣疲曳自阻進趨上主慈憐猶加撫諭中謝伏念臣
晚陪休運特荷異恩橫草無功每恨棄軀之晚負薪有疾仍慚
制祿之優豈謂陛下所總萬機不忘一物廼因輶軒之出俯逮
踦屨之遺仰荷眷和唯知感涕

中使宣醫謝表

臣某言乘衰櫻厲敢意浼聞軫舊垂矜曲加寵數卽馳迅御兼
飭太醫錫以寶奩實之珍劑創殘再肉顛駒更蘇香被慈憐不
勝負荷臣叨恩缺報昧祿取災果崇降以疾殃至上煩於愍惻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履饗念厚軒轅眷深天弗顛而亦臨雲甫
瞻而旣雨哀逾察父感劇孤臣論可報之涓埃難知稱効顧未
填之溝壑徒誓糜捐撫涕汎瀾捫心躑躅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一

臣等言奉聖旨以祈雨未應避正殿減常膳者陽春生物偶霑
澤之稍愆睿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修於銷變數或係於
非常當復爨儀用安羣下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天仁溥施神智
曲成躬忘肝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
化養之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
約太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遐虜來朝當卽法宮
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回
淵聽俯徇輿情夙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閣之具上以全於國體
下以副於臣誠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

臣某等言近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蒙降批答不允者時澤偶愆屢勤齋禱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損已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剡奏尚闕嗣音在臣列之靡遑伏帝閤而再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稟乾剛期採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于此繼獲豐穰一春而來或罹愆亢皇慈深軫群祀徧修恐挫犴垂則親慮其囚懼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饗之舉兼虛正寧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難泥古而况甫臨誕節交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苟虧彝制難副群情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廓

王、文、卷之三
宣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惻兩宮之慈俯以安群
下之望

乞罷政事表一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性亮天工必用強明乃能協濟冥谷昏
督可以叨居進昌聰明罄陳危惻中謝伏念臣逮侍先帝列官
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
收於衆惡之中訊以萬機之事構讒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
拙以直前每蒙開納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
國者終於缺然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薄方懼過尤之積
乃懼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以就營醫藥重念采薪之弗
給尙何守土之敢謀輒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
伏望皇帝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于江寧

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於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於異日

乞罷政事表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公同伏奉手詔封還不允所乞者私
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
悞之情中謝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于不能苟
弗集於事功且重懼於疾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
孤生親逢盛世昧于量已志欲補于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
迂濶每煩衆論上恩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疴而自困
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
終懼妨功伏望皇帝陛下闔度併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
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于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于時

村臣無任

乞出表一

此必因病而乞者

臣某言竊以丞相之職天子是毘方當圖政之憂勤難以養病而昧冒輒輸情素仰中謝巧恩憐臣叨被鴻私誤尸榮祿堯仁天覆幸荒穢之兼包湯聖日躋顧卑凡而自絕尚惟許國姑誓忘軀豈意眩昏甫新年而寢劇更知駑蹇難重任之久堪伏惟皇帝陛下明燭隱微惠綏羈拙閱其積疚收還上宰之印章賜以餘年歸展先臣之丘壟生當擊壤以詠矜容之德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

乞出表二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輒輸情素仰丐恩憐實以抱疾之深難於
竊位之久過蒙敦獎未賜矜從事有迫于懇誠理必祈於哀惻
中謝 臣信書自守與俗多違審容膝之易安因忘擇地知戴盆
之難望遂廢占天豈圖憂患之餘更值清明之始寒之之日長
而暴之之日短植之之人寡而拔之之人多尚誤聖知驟妨賢
路摩頂放踵雖願効於微勞以蚊負山顧難勝于重任矧復瞽
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尸官是乃明憲之所不容豈特煩言之
為可畏伏惟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
愒區區旅力或未憖于餘年斷斷小能冀尚施於異日

而暴之之日... 之曠望... 中... 竊... 臣某言...

乞退表一

乞退表一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明主訓辭之寵宜
 即奉承匹夫志守之愚敢覬矜允中謝竊以品制百為總裁萬
 務任怨蓋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獨賢所以中外迭居是為祖
 宗故事况於疲曳加以瞽昏若由昧冒而無慚其必顛濟而不
 救臣過叨睿獎備進近司當循名責實之時故任怨持多於前
 輩兼蠲令改制之事故服勞尤在於一身雖蒙全度之恩僅免
 譴訶之域某於多故實以難支矧疾疢之交攻且事為之寢廢
 伏望陛下昭其悃悞假以優游使得休養於衰疲以示保全於

孤拙

孤拙

卷之三

九

乞退表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
 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凌之懼中謝竊惟成湯高
 宗之世有若伊尹傳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無疑其政則加
 乎民而有變后惟時又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
 之鬚髯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于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奸
 而人人與之為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
 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况於抱病浸以瘵官伏
 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
 夫眷遇之優既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為曲全賜其疲賤之

身假以安閒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于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

乞退表三

此首別加慷慨奮勵矣

臣某言伏奉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者螻蟻微誠屢關省覽天地大德未賜矜從中謝臣聞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之為貴其拘之為賤也故尚勢利而忘善惡貴故尊行義而矜廉耻士知尊行義而矜廉耻宗廟社稷之安而天下自治也使惟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憲文武故視遇天下之士欲其貴不欲其賤欲其肆不欲其拘臣以羈孤旁無依助一言寤意特見甄收適遭欲治之盛時實預扶衰之夫義事或垂於衆口而陛下力賜辯明言有逆于聖心而陛下

下常垂聽納此臣所以履艱虞而不息服勤苦而不辭雖百度
槍攘未就平成之敘然四年黽勉非無夙夜之勞今特以心氣
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補冀幸小休而乾剛確然莫可回
奪則是親值周家之忠厚獨爲秦士之賤拘事與願違能無竊
嘆埋當情怨豈免上煩寶望聖慈俯昭愚款外賜優閑之地少
安疾疚之身須其有瘳乃責外効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
草以酌恩

乞宮觀表一

臣某言疏榮特異敢忘圖報之忠陳力弗能當布可辭之義
謝伏念臣晚陪興運入汗近司鷲愚弗逮於清光衰疾更成於
瘵曠苟免大訶之責乃叨異數之加授以戎旃班之宰席松楸
舊國實便鎮臨蒲柳殘年足爲榮耀顧在宣化承流之地方當
循名責實之時疲曳難支顛陪可畏仰祈睿眷俯徇愚衷并解
將相之官外除宮觀之任託依田里瞻守丘墳倘憑休養之私
終獲夷瘳之福敢忘策勵復嘗糜捐

乞宮觀表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地至恩實知難報螻蟻微息尚竊有懷輒冒隆威更輸危惘伏念臣遭逢異甚稱効蔑如苟旅力之可陳豈餘生之足惜顧以受傷而至弊重為疾疾之所櫻偷假使州必負曠瘳之責過尸厚祿更懷叨味之慚伏望陛下本末燭知始終護念俯徇籲天之懇俾無累國之尤尚冀寧瘳誓終糜殞

乞宮觀表三

臣某言。輶傳俯臨。璽書狎至。仰荷眷存之厚。第懷感悻之深。任
有不勝。勉非所及。輒輸危懇。再冒天威。伏念臣久誤至恩。難圖
報稱。過尸榮祿。易取災危。力憊矣。而弗支。氣喘焉。而將蹶。窮閭
掃軌。斯爲待盡之時。莫府建旄。豈曰養疴之地。所懼曠瘞之責。
敢辭逋慢之誅。伏望陛下。照以末光。遂其微願。使壇陸之鳥。無
眩視之悲。濠梁之魚。有從容之樂。庶蒙瘳復。更誓糜捐。

子詔令視事謝表

中多感悟主上之言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改用賢人
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賴舜聰之豁達懇誠
上訴更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
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
舊惟所學之迂濶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寬閑庶幾求志惟聖
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輒慕
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
愚而請對愚忠偶合即知素願之獲申睿聖日躋更惧淺聞之

三六 卷之三 三
難副重叨殊獎。忝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于久安。吏循緣於積弊。竅言不忌。諛行無慚。論善俗之方。始欲徐上。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上於施。爲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輪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論以至懷。君臣之時。嘗千載而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酌。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公之捨廬爲寺亦其鈞奇鈞詭處

臣某言。基迹叢祠。冀鴻延於萬壽。錫名扁榜。竊榮遇於一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獎。賤息奄先于大馬。頽齡俯迫於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望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加美稱。所惧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塵長者之園。遽如舜許。仰憑護念。誓畢熏修。

依所乞私田克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臣某言緣恩昧冒方虞恩上之誅加意昇矜遂竊終天之幸伏
念臣少嘗墜阨晚悞褒崇榮祿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
更爲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縉之賜尚復祈恩而不
已乃將微福于無窮伏蒙陛下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沒
特撓常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低
豈忘結草之酬

除零正言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聖恩除臣男零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特降
中使宣諭令便受告勅不須辭免者孚號明恩實由中出美官
要賤弗以次加知榮耀之及私顧僭差而累國雲天在望冰炭
交懷中謝臣出於羈窮好是拙直道常違俗宜芻狗之致妖才
不逮人何蠶蠟之能化皇帝陛下收之末路付以繁機距滔天
之衆讒責經世之來效施及賤息度越稠人延登朝行使嗣講
業方仰陪於膝席俄中廢於臂瘍雖進趨之礼久妨而問勞之
恩狎至莫知報稱但負兢慚豈意眷憐更加超擢待制之爲賤
以陪侍禁嚴正言之爲官以諫救遺失承金華之舊學親玉色

於燕朝併叨殊私甚駭群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攬取同智無
小大之遺搜揚衆材無久近之間苟或不肖概嘗有聞必垂甄
收以示勸獎四方之訓于我無競維人多士之生斯時不顯亦
世永惟遭值孰與等夷君臣以事道相求是惟希世父子以傳
經見用鮮或同時雖愧臯陶濟美之材敢忘狐突教忠之義

進字說表

非表之四六常體而說字處特雋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
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
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懂敢逮
斯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上以類合皆足相知
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
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
右自然之位也衡表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反自然之形也發
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

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僊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捨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体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勅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情者，布之海內，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燕閒，親承訓勅，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疾僮，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勅，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除知制誥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賜臣誥勅，除臣知制誥者。高華之選，欲報常艱，固陋之身，以榮爲懼。中謝竊以自昔，招智能之士，因使爲侍從之官，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爲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姿，撫久安之運，趣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瘵官，尤爲累上。臣羈單賤士，樸鄙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爲己，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慚，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致超踰，蓋君之視臣，不使同

五文 卷之三
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况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眾人唯當盡節于明時豈敢尚懷於私計

除翰林學士謝表

內多散非表常格而中懷感動主上之言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昧冒之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譏爲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耻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學學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踈闊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久棄里閭辭命之習蕪廢積年

龜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群臣賢不肖已知考慎而於言也又能虛已以聽之故聰明睿智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尊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

賀韓魏公啟

典刑之言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克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于萬端夷險常持于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之未用爲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

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
之于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
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枚寧四方崛起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
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
美其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
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閤非敢忘於舊德然聞新命竊仰
遐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上杭州范資政啟

某近遊瀾壤久揖孤風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
彩開眉宇以照人縟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羈瓊方嗟於中露
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
稔燕閒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庥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
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間闕恢台貫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
任下懇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三終

宋大家王文公文抄卷之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書

荆公之書多深思遠識要之於古之道而其行文處往往適以婉鏡以刻譬之入幽谷邃壑令人神解而興不窮中有歐蘇輩所不及處

時荆公托為擇便地以養母其書之情旨深厚婉曲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為之焦然耻而憂之瞽瞍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

之詩是也。况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于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情惻內外六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殞先人

之丘冢。自託於堯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警聳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為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執政書

公不知時何官其所欲辭京師千里之縣却欲擇南州
以便祿養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為以福天下
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
之士莫不為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
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為事耳日月推徙遂
非其據今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
兄嫂尚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于此及今愈思自置江
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

延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
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
思則往往昏曠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
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益不可勝數以某之不
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給又况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
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
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偷假
歲月饗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
爲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
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廩祿賜之入

此轉以不相家
則進無所逃其辜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
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瞍昏曠侏儒籛條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
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鱉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
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
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
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
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
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土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
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
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

之者也至于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爲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于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怜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豢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

上曾參政書

與呂黎辰入夜歸書叅而其所占地步殊自遠大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敷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于死而不敢避

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
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
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
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
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
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
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益
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
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
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後

可也其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
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
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
固不足以任使事矣暗占地步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
爾曰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
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
然以鄙樸之辭自通于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
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
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踈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
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

王文 卷之四
人之情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怨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
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閤
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
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杜學士書

語意道勁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
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
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
不得恣一有罪過糾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谷而
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
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
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
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

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于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為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為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于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于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行文婉而曲論利害處簡而悉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叙得損挫勁爽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特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眾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

三五
卷之四
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蓄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况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旣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上郎侍郎書

一通問書自不可及

某啟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墻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此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

重之蜀。賤克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
息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
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田。唯其
思報心尚不息。

上田正言書

直而不阿。義形於辭。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
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卜百數。
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
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
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
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
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
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

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痊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瘳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王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于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益造辟而言之矣

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倦倦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言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于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

唐荆川曰歐公上范司諫書婉而切荆公與田正言書直而勁

上田正言第二書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否則君子搗之執事姿畧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璽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益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顯效疇天下屬已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抑聞之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

才名與寵可謂易汗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
茂邪恭惟且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
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
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
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下之人
不達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

上運使孫司諫書

以一縣吏而能直民之利害于運使如此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曰
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
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奸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搯
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
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于此兩年見
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
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
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于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

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抗切告訐之人非所以為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棰以督之鞭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為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為則世輒

指以為師故不可不慎也世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為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為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其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為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為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為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為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今如古之為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閣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

文代為解
訢而隨折
之

以下恐孫
運怒其抗
言又調撒
如此

有為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為而不得者也如此
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于公家用調之不
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為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閣下亦
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于古書無所不觀觀
之于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
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為安有此而可為者乎今之時士之在
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
將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
其過恣所欲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
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
猶愈于遂行而不及也干犯云云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類昌黎書

俞跗疾鑿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
焉而不治則必歆然以為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
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媼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
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于此弱而孤壯而屯
蹙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窆而不能
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
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婦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
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窆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為

三

卷之四

七

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聞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耐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是敢不謀于龜不介于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上人書

空引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以韓子作望聖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用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為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

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于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唐荆川日半山文字其長在道緊

與叅政王禹玉書

以公受主上之深知猶慄慄戰懼若此

某啟繼蒙賜臨傳諭聖訓徬徨踖踖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臯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在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

五
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
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與馬運判書

論理財是荆公本色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
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
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
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
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
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
下之術耳直相視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
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為耳不得為則尚何賴于不肖者之言耶

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
兵食宜窘新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駑怯者就
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
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倘可上聞行
之否

與王子醇書

此荆公指揮王韶措處西羌處

某啟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
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
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
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
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氈也誠能使
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
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
爲本豈且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

理固然也然則近董穰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有其罪
 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為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
 而驅之使堅附賊為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
 服誠能挫董穰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
 亡萃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為寇以梗商旅往
 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林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為幸留意念恤
 邊事難遥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為國自愛
 不宣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
 啟封綬讀心目開條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
 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
 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于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
 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
 顧于事以襲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
 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絳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
 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
 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

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勲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畧過之則韓李齊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